

收藏快报

中国文博类权威媒体 海峡两岸同步发行 官网:www.dfsc.com.cn

2019年5月15日 第19期(总第804期)

刊号CN-35(Q)第0078号 国内邮发代号33-52 逢周三出版
福建日报报业集团主管 石狮日报社主办 总编辑:茅罗平

清道光米黄地粉彩 封侯挂印纹渣斗



高10.5厘米。此器分上下两部分,可拆装。上作漏斗形撇口杯,口大沿宽。下作圆腹平底水盂形器,组合起来形成渣斗器形。内施白釉,外壁以黄釉作底,上下绘粉彩《封侯挂印图》。器底矾红书“大清道光年制”三行六字篆书款。在匡时香港2019春拍会上获价2.95万港元。

景德镇明早期御窑遗址考古获重大发现

经抢救性发掘和专家论证,景德镇御窑厂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珠山南麓发现的围墙近日被确认为明早期御窑厂遗址的西围墙。至此,景德镇御窑厂遗址西部边界范围进一步确定。

据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所长江建新介绍,此次发掘揭露的遗迹除了明初御窑厂遗址的西围墙,还有明代马蹄窑炉区的护窑墙、御用落选瓷

器掩埋坑等一批重要遗迹。

去年4月以来,为配合御窑厂遗址珠山南麓保护房改建工程建设,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景德镇御窑厂珠山南麓保护房西侧改建区域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

考古工作人员在围墙内侧发现大

量从明代永乐到清代嘉靖时期的官窑瓷片,其中包括大量所谓“明代空白期”,即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的官窑瓷片,为研究“明代空白期”官窑瓷器生产提供了重要依据。

景德镇御窑厂有上千年官窑史、600年御窑史,是中国历史上烧造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工艺最为精湛的官办瓷厂。(吴鍾昊)

气质细腻的永乐鎏金绿度母坐像

■江西南昌 张志宇

这是一件前不久见于香港拍场的明代永乐年间宫廷所制鎏金铜绿度母坐像,高18.7厘米,“大明永乐年施”款。度母通体鎏金,气度细腻,工艺精湛。

明代永乐时期的宫廷艺匠常常隐匿其名,他们所制的鎏金佛像,铸造精致,鎏金丰厚,被视为佛教重器。乌尔里希·冯·施罗德在《西藏佛教雕塑》中就记录有45尊西藏寺庙带“大明永乐年施”款识的永乐鎏金铜佛像。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致力于加强与西藏宗教领袖之间的关系,宫廷所造佛像以供施西藏宗教领袖和寺庙为主,因此西藏供奉至今的佛像还为数不少。

永乐鎏金佛像的风格,可以追溯至奉藏传佛教为宫廷信仰的元代。有一件14世纪早期杭州寺庙的木刻版画提供了中国佛教艺术全新风格的证据。在版画中诸尊佛像温柔微笑的面容、饱满圆润的躯体、下承多层宝座,反映了当时纽瓦尔的艺术风格,这些佛像深受西藏地区的喜爱,经由著名工匠阿尼哥(1244—1306)将此风格引入中国。据考证,永乐时期的佛教造像几乎均用类似图像为蓝本。

绿度母是佛教的救世菩萨,协助佛教徒超脱生死轮回。根据

西藏神话所述,观音菩萨因怜悯众生苦难而流下的泪水积累成湖,湖中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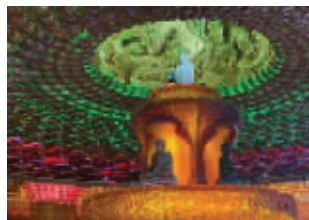


花现出“蕴含百万朵莲花典雅”的绿度母菩萨相。永乐宫廷崇拜绿度母的热诚并不亚于西藏善信。据典藏出版记录,永乐年间所制的鎏金铜绿度母造像至少有十尊存世。Usher P. Coolidge 收藏一尊;芝加哥艺术学院藏一品;鸿禧美术馆藏一品;苏黎世瑞特堡博物馆 Berti Aschmann 基金会收藏二品;西藏寺庙存有二尊;北京故宫博物院也有收藏。史博曼所藏度母,则在2006年10月7日于香港苏富比出售,编号806。另见一拍卖近例,原属东京大仓集古馆所藏,2014年3月19日出售于纽约苏富比,编号86。这些永乐造像各具鲜明特色,充分展示了永乐造像的原创性及多样性,却又符合宫廷作坊的标准。

本文所述此尊度母造像,慈相细腻温柔,风格与史博曼旧藏及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相近,而尺寸较大的两尊 Aschmann 藏品面相则比较严肃,而 Coolidge 作例则较圆润亲切。然前述所有绿度母造像,塑造和鎏金工艺皆完美,一概配以永乐年制典型的珠饰和莲花瓣座。本品所塑绿度母,化身气质细腻的女菩萨,其双手焕发慈爱与悲悯,展现出了永乐宫廷艺匠之鬼斧神工,使观者能够深切感受到菩萨普度众生之大慈悲。

■导读

台湾收藏家庄志铭向常州千年禅寺捐赠夜明珠



——>>> 详见2版——

真正的艺术
都能获得人民群众支持

——>>> 详见3版——

“南阳地区出土古玉精品展”
亮相长沙



——>>> 详见5版——

张照书韩愈《石鼓歌》
的几个版本

——>>> 详见15版——

崔白与九只麻雀的故事

——>>> 详见16版——

扫描二维码

关注收藏快报
微信公众号



本报评论

从靳尚谊乐于捐赠作品说起

“我没有拿画去卖钱的习惯,捐赠才是艺术品最好的归宿。”这是当代著名油画家、美术教育家靳尚谊关于艺术作品归宿的观点,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近些年,他到处捐画,把自己的作品分别捐赠给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上海美术馆(中华艺术宫)、刘海粟美术馆、宁波美术馆、北京画院美术馆、河南美术馆,中国美术馆更是拥有81件。

那么,老艺术家靳尚谊为什么要将作品都捐出来呢?他表示,这其实很简单,作为一名艺术家,他的画作最好的归宿就是这里。靳尚谊认为,公立美术馆靠谱,这些单位能让艺术家的画作得到很好的保护与展示。

靳尚谊看淡金钱、无偿捐画的举措值得我们深思,更给我们启迪。

除了靳尚谊之外,吴冠中也是一位乐于捐赠作品的著名艺术家。吴冠中生前曾捐赠大量作品,仅在1999—2010年,他就向国内外各大博物馆、艺术馆、美术馆捐赠画作百余件,市价估计数亿元。1999年,他向中国美术馆捐献了10件作品。2008年,他把得意之作《一九七四·长江》捐赠给了北京故宫博物院。吴冠中还曾将66件精品无偿捐赠给上海美术馆。浙江省人民政府和吴冠中母校中国美术学院也收到过其捐赠的56件作品和16件收藏品。吴冠中还将33件作品捐赠给香港艺术馆永久珍藏,价值逾1.5亿港元。

吴冠中表示:“我的艺术是属于中国人民的,所以要把最好的艺术留在中国。”

从靳尚谊、吴冠中这两位艺术大师

乐于捐赠作品,笔者联想到当下一些艺术家对自己作品的处置态度。有的艺术家爱自己的作品胜过自己的生命,他们以自己的作品能够在市场上大量流通、换得金钱为荣、为傲,他们不屑于艺术品捐赠。

笔者以为,作为一位艺术工作者、著名艺术家,进行正常的艺术创作、合法地换取一定的收入来养活自己和家庭,本来无可厚非。但若以自己的作品为工具,一味地追逐金钱,以此谋利,就不可取了。其实,每一位艺术家的成功,都离不开生养他的人民,是人民群众给了他艺术创作的无穷源泉。每一位艺术家的成功,都离不开养育了他的祖国,是伟大祖国给他奠定了成功的根基,为他提供了成长的土壤。

从老艺术家的无私捐赠与奉献之举,笔者还联想到艺术品的收藏保养问题。老艺术家向公立博物馆、艺术馆、美术馆捐赠作品,其初衷之一就是这些单位有着良好的保管与展示条件,对艺术品的归宿是有保证的。而让人担忧的是,许多民间收藏家收藏保养知识匮乏,有的对藏品疏于管理和养护,有的根本不具备收藏保管展示的必备环境与条件,因保管不善而导致藏品霉变、损坏者在少数。笔者也了解到,有的收藏家注重藏品的保养与收藏,保持藏馆场所的恒温、恒湿,并经常通风换气,他们以冰箱速冻法进行杀菌、用报纸包裹重要古籍、用无酸纸袋收藏重要纸质藏品等保养举措,可谓切实可行、科学实用,令人欣慰。(尼松义)